輟耰述

輟耰述卷之三

閩夢宜耘叟陳全之粹仲甫輯

京都形勢說

本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　朝都燕雖風氣之厚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内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冣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内徙之衛之

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陜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成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采顏之交搆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

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徵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目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後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按廢東勝則大同瘠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

所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近来益貢之儆雖小而急意者三衛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俺荅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周揚州七閩地䟽云叔熊居濮如蠻從子分為七種故謂之七閩宋分八郡故謂之八閩

入閩有三道建寧為險道兩浙之所窺也邵武為隘道江右之所趨也廣漳航海為間道奇兵之所乘也入閩所守必在邵陽邵陽所守必以杉關為門戶

諺曰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賓而已可謂不遜矣此豈特閩俗哉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上游也雲南霑益州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黄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

隸後軍護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策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

白虎通曰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尊德行仁說近來遠封域之限乎哉

政府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為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

相鈐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銜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按綵綸簿之復歸內閣　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大學士張璁孰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璁始人臣操口代之重張不惟承華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家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情不報本數百件壅閉之患左右者之不明避豈自福

之道

成祖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箸篆惟封

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以翰林

印凡入內閣者不得與機務也雖編脩贊善等官有

入內閣者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有貞署

銜自稱掌文淵閣事謬也

景泰元年二月侍講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

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

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

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

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

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汩沒不傳而姦憸情態亦無以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閒故曰不復有史矣王謚文恪姑蘇人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釁孽潛滋内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頼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反正

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於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劉謐文安永新人

王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

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意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比來盖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偽以自文安足論哉

陳文誌李賢墓謂量宏而福厚夫福誠厚矣遭遇實

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終身棄寘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
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斃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官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

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僭尼蹟留中不下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為賢相俱由郡守考之宋制凡
為宰相須歷州郡盖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
練達也我朝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
事皆為一時名臣今大學士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
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
成化四年春正月改湖廣臨武知縣童樵為南京大
理左評事湘潭知縣黄仲昭為右評事桂陽判官莊
㫤為南京行人司副時羅倫由福建泉州提舉司提
舉復南翰林脩撰稱為翰林四諫

正統元年正月吏部考功郎中李茂弘致仕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遞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凌翰曰國家閹宦寔與公孫之權相盛衰

天子早朝晏退日御便殿則天下之權在公孫一或

宴安是懐相臣不得覩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閹宦蓋

公孫虛侍君側累日積月朝鍾不鳴奉疏之入司禮

監文書房則主之可否時出於內批公孫不得而與

矣故三楊在 宣宗時言無不售至 英宗初則拱

手唯命莫如之何盖

宣宗則日臨羣臣躬攬庶政故與公孫親而權在公

孫 英宗初政頗事燕閑故與閹宦親而權在閹宦

一人之身前後所遭如此國家政權所寄之由也是

故王振汪直劉瑾之徒得私盜國柄以威弄於肘腋
今
天子龍飛英睿神武日親機務延接公卿閣臣之徒
雖有巧佞無所于售且稍有踰越輒鞭笞以死是故
喙息竄伏唯任使令昔也公孫出閹宦之門今也閹
宦出公孫之門又何勞
聖天子復講制之之權乎雖然事固貴于謹始勢又
難於克終懷老成忠愛之心者固不敢即以為快也
丘濬曰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每日有早午晚
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冡蔽蒙

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猶不見也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為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至矣深矣

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貴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棄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為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屯田

永樂元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黄福奏陜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種之具於陜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按曾因黄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陜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尚費

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又曰以管屯為職者率優游於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則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

鹽法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以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伍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十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

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尅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又謂聞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盖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踴强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斗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弘治五年八月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

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
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
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
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
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
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内閣徐溥淇同
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
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
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
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自此資於内帑而國

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邊務 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土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幷都指揮等官占為巳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

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已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鑒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東昌河間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發動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少保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平遂奏留彼

處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潜消于肅愍之功爲大潜消默奪豈淺下之見所能語耶

虜酋阿羅出癈河入套冠延綏河套周廻三面阻黄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黄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黄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

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剥膚之害矣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鹽

夏副總兵黄鏜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黄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沙灘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者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轉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

正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成化二年六月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革除遺事 建文元年正月冊　皇子文奎為皇太子先是　皇考旣謚懿文諱又曰允炆皇子生又名文奎識者曰此皆下儒生之常稱爾不類天子氣象改建文年號燕王訝之曰胡乃重復至是使臣民遍知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礽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

頭曰陛下幸國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建文元年七月赦程濟出獄擢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壯行

壬午宮中火起　上變服剪髮自御溝出至郊壇遁去先是淮上諸將敗　上召程濟還京至是從　上潛行每遇險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至京莫知所終

建文四年壬午葬建文君初宮中火起時皇后馬氏赴火死及　上入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謚后屍為建文君召翰林侍讀王景問塟禮景

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
按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
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順帝知天命歸我　太祖
遂遜位而去其沒也得謚為順帝況建文又非勝國
可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　景皇以避位言之尤
當視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覩天順初　英廟
憫建庶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婚娶出入萬曆建元
詔復死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比諸景帝
行當恭覩盛典矣
楊守陳常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　太祖定天

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内難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擇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巳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

西内老佛　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為思恩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初岑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驗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内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

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横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凍岁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迤邐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土無能為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蕭蕭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又云正統七年出自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邋遢實為我也衆聞之悚然聞于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學行為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鍾大學士尹直亦得其事於老內臣云

入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

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聞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内居之

又云建文君去蜀未幾入滇南常往来廣西貴州諸寺中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常題詩二首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薇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雲標南来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

衮龍袍百官拜月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
鐵布政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
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設機隨變竟不能下
文皇擊其城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後姚廣孝獻計曰
師老矣不如舍去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殺之其家屬發教坊為樂婦鉉
有二女數月終不受辱後聞官至長女獻詩曰教坊
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来猶有恨故
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交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有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聞官復命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

建文君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皇城人以為文皇讖也

靖難師至齊黃方練死焉有人賦詩云一箇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

固首陽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

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

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徹大權則天下

之民命不立徹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

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

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

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

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戚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　真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襃表諸臣　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余束髮時侍先大中大夫撥革除遺事數葉殘編斷簡讀之未嘗不痛哭流涕也嗚呼臣之事君常變不齊順逆異遇惟求其是而已此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宦轍南北見備遺録晚又讀遜國記表忠録得羣公

之事節亦麤詳矣又誦　聖帝神孫食祿盡心之言
不負所養之歎曰忠臣當從寬典曰田土悉宥給還
至於萬曆初登　詔命之頒　聖君賢相功貫天地
益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耒耜之暇
稍添數公為增補革除遺事錄附以東湖樵夫川中
錮匠三四逸傳見臣心之忠如水行地終不泯滅生
者死者惟求其是而已末綴以吳亮人人傳見君德
之大如日中天維鬼與神實護翼之嗚呼天理常存
人心不死彰明較著無存沒無古今耿耿不磨者也
廟號之復國史之補表祠之建寧不翹跂于後之君

子草野之夫維日望之全之識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鐫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新天子即位禮啓默誦雖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不得加刑市戮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立國也如此

陸渭南云濂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作誌黄太史作詩其稱述不過如此向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溪為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以此知人之埋沒無聞者可勝計哉

宋元祐黨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為魑魅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鶩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其烈也而反得列於名臣何哉劉文靖公因書事詠安石云當年一線魏䰟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虛詠安石亦云投老

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棲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抛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史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慶曆間洛學未啓也公用兵於西而張載上書論兵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也而公初揭示後學如此非見道分明者耶或以中庸為程氏表章未之思矣然則仲淹之所以為宋朝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畧先憂後樂之心哉又稱公弱冠時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也愚考於梓溪文集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哨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

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克其操註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笠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

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范仲淹韓琦孰優荅曰以見則范也精以量則韓也

弘范慷慨近名韓渾厚近德

君不出環堵之外而知周天下好問之故也君運於

帷幄之中而德加方外親賢之謂也

預知王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董卓之

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

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乃女子未笄之冠

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

女之藏匿也幗音憒古對切今音國非也

余常云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朱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中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隱逸不聞於世者亦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托垂於不朽亦有幸不幸也胡苕溪云齊彖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得托子美之詩以傳不朽亦可謂之奇遇也程子遇青城箍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乃遇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之樵夫誠哉世未嘗無賢而泯沒不聞者亦多也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

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陸放翁云

進賢舒梓溪大魁芬及第未幾即以言出為福建提

舉吟詩云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

九重殿閣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搖狗

尾一封誰肯犯龍顏鳳皇臺上歸宜早不作盲聾

瘖啞官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著則喫生

老病死時至則行

震澤紀聞述卷之三

輟耰述卷之四

閩夢宜耘叟陳全之粹仲甫輯

虜情說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强弱之不同其為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既犇受猷再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台魯送軍門之欵虜真脅肩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勢難繼疆埸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虜盖寖强焉及夫

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脱脱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内犯矣而大節

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婝信敗謀虞巔
失機張後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
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益諳、吉囊俺答號稱梟
雄、把都青台、畫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
塞、聲弦鳴鏑視前為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
然其初為寇也、有衆驛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
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
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鏑約戰、餘衆剽掠、此
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
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

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邉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馬外馳輕騎營壘步兵內集肉薄睥睨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劚窖得粟必囊徃今乃入秋蹂禾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穉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金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

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還之畜、今乃扳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犇見撚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伺之乃進、今乃肩門闖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傀、今乃易買梆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廂

故曰虜之為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
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為害變而不一則夫相機馭應
以為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
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
之堡矣而舊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
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
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
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于
離交間奸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
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

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絶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騷動我而我勸燕然構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為力易已兆者為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為之謀也大同之逋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給日壓絶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縈同晝錦于是啗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

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虜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北虜考叙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躁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

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雖經於私第榆林
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
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
休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
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靮弗虞卒
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
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
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
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驁使介驕淩稍示包荒治以

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追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艸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摟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璽書勑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

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討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闚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内修己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續不然幾蹈庚寅之故不貽已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内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

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秉冏華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雁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虔紫荆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

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栅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處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玁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臯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花馬池 楊文襄公一清䟽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踈兵力單弱一或

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摇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濠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墻既日薄濠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虜入得志始蔑我邊墻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輙

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
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
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
方挑乞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
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墻深
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
破花馬池上廑 宸慮勑臣經理臣閣劣歷官陝西
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
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
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繼

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鹽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

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壯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

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忌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令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令首以

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玆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

日本南倭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

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来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聖主威德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訹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

爾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來至又掠溫州五年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塩澉浦溫州詔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

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来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瑶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来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絶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瑶又来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湯和致仕居鳳陽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

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㨾福建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勅都督楊文尋文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邉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烝死永樂二

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画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為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為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盖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堠堡伏兵何

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沓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犇入櫻桃園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松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　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蛋户島人漁丁賈豎盖自淮浙至閩廣幾萬

人盡籍為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於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盈之捷禍未已也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

過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刼一空驅掠少壯發冢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

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七年来貢
十一年寇海寧作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
稱進貢守臣為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
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来
貢弘治八年壽蓂来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来
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宋澄告言素卿本澄從
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
王效順毋侵邊八年僧桂梧等来貢嘉靖元年王源
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
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

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
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
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
以素卿故陰助瑞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
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
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
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
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
黄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

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
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
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
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詗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
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展轉
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
戾甚於奸商番人迫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
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
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
倭當如是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利

此亂之所由起也

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之嚮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泄其怒、於是王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中華徽歙浙西之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畧邑、刼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

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紈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紈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紈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羣盜嘯手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

年茂黄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
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寛為
浙閩叅将勦賊顧兵政久弛将士耗鈍水寨戰艦所
在廢壊忬經畧未幾羣賊總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
内招亡命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
巢穴首賊逸去羣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温台
寧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寛統領步兵
往来海壖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欺冒功擒
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寛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
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犇潰文武大吏未

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横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誘、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南匯吴淞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刼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擣巢非計、且揺動忬忬薦鏜起爲閩叅將代克寛、克寛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効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

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為叅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任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任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画數百萬計交通豪敝以敗為功以功為罪雖

有沉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鹺課、迫脅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頗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　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

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敘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麿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自壬子倭奴入黄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

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徭
溢於甲式矣其俗男子魋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
髮屈紒皆跣足閒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
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
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劒鎧甲馬交市
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
國初吳淵頴論倭嘗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
之言曰罷我互市任被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
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
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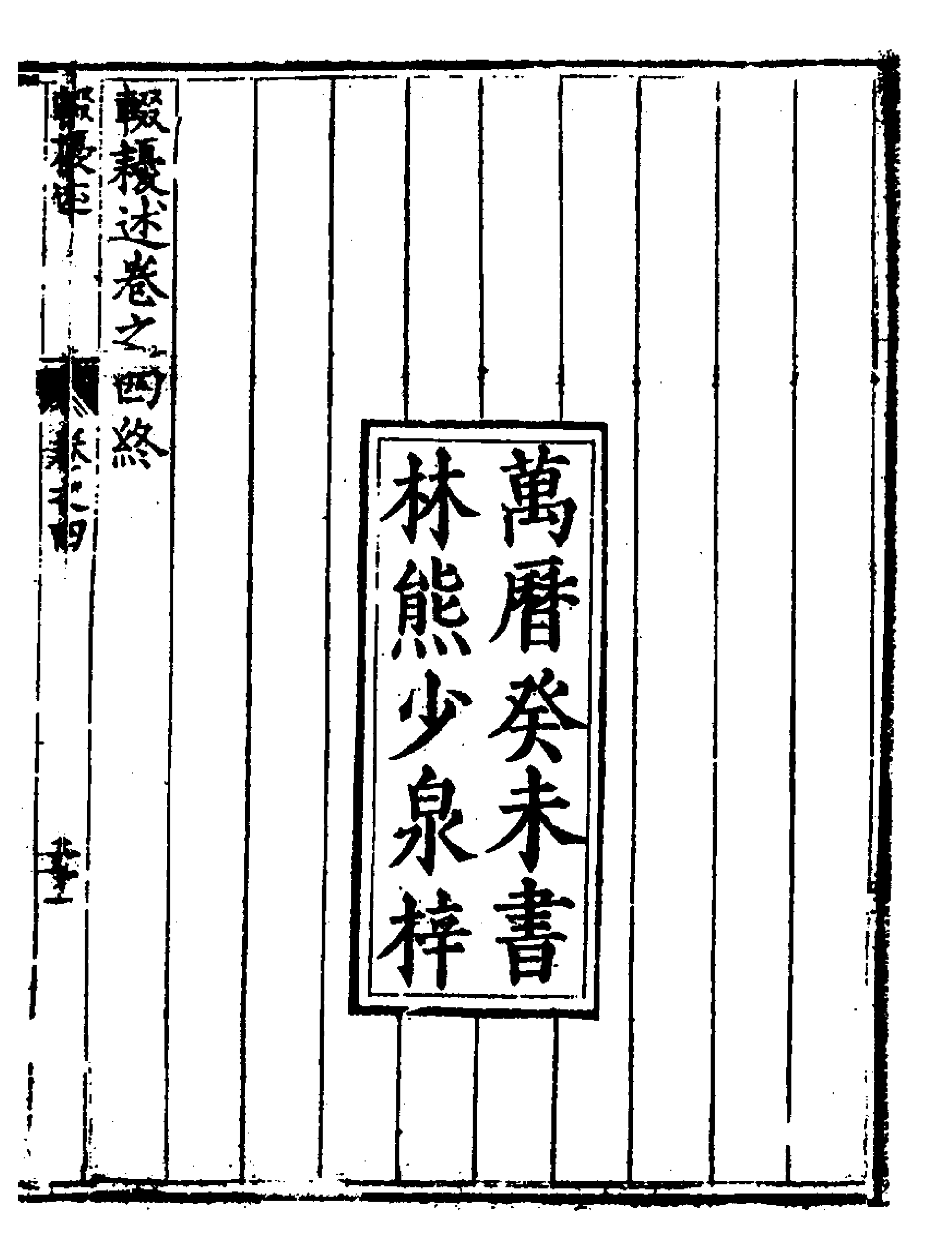
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既犯　國禁恵圖苟安因啗
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
覦時則不因商道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　國初
禁海之例始因遣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
閉絶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
貢所以正徳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
請勘合倭王遂不能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
禍而漳寧惡少則甘蹈負固而肆横行然以前狡偽
未備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合作乃有不可支者
推厥所原各有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慮乎

晉郭璞遷福城記

桑田為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當見其害、更重着衣、周廻重載、鄭國歸朝、重關為待、鳥出木空、千載不昧、前有雙眉、重施粉黛、溪澗水来、盡歸于海、主揖其客、客住主在、穩首東日、高山鎮塞、本自添金、因成右允、但見蛇影、莫知坐亥、事過方知、知而未會、龍山高山、光照其代、巧婦能栽、得令人愛、若解修心、得其終倍、市籠放火、聚集磊磊、有一老翁、手把竹筒、重添新宰、在言不在、銘曰、太康之載、遷插區基、四色牢城、層巒三徑、洪許南流、瑞龍地應、其主螺女現對花峰、千載不雜、世代興隆、諸邦萬古、繁盛仁

風、其城形狀如鸞似鳳、勢氣盤拏、遇兵不鏤、遇荒不
掠、逢災不亂、其甲子滿廢而復興、太康三年晉武帝年號元年庚子二年辛丑三年壬寅太守嚴高圖越王山南之形勢以咨
郭璞、璞曰、方山秀拔于前、三山環峙于後、八百年後
大盛、又有讖曰、中間峯兀創危亭、八百年前兆此名
天降元精如漢佐、岳陶靈氣似周臣、中坻不見容舠
路、古渡應無病涉人、好是褰裳待今日、嚳浦坊中人
挺生、按三山志嘗有人得石刻於城南釣龍臺其文如此也

從弟嚴之類集不肖男邦范梓行



輟耰述卷之四終

萬曆癸未書
林熊少泉梓